

Zhongguo sixue bainianj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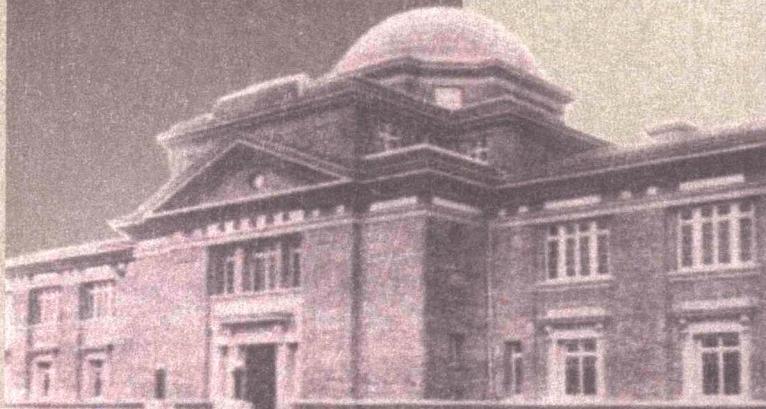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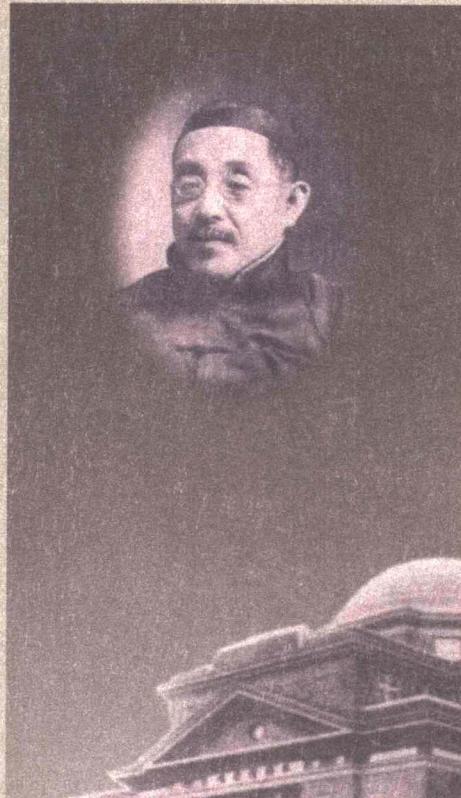
yanxiu xinsixue yu zhongguo jindai zhengzhi wenhua xini

中国私学

百年祭

——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

/李冬君 著/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

中国私学百年祭

——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

李冬君 著

南开大学出版社
天津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中国私学百年祭：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
系年 / 李冬君著. —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04. 4

ISBN 7-310-02065-0

I. 中... II. 李... III. 教育史—研究—中国—近
代 IV. G529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4308 号

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: 300071

营销部电话: 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 (022)23508542

邮购部电话: (022)23502200

出版人 肖占鹏

承 印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2.125

插 页 2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数 1—2000

定 价 30.00 元

题 记

他是一个智者，与政治保持距离，反而成了政治的先知。

从开特科到废科举，把握变法的“原点”，抓住中国近代化的前提；从参与缔造共和到反袁复辟帝制，真不愧为“共和一布衣”。

他是一个学者，用一生来实验一个思想：将私塾改造为学校。用一生来“会通”一条学理：通中西之学，通古今之变，通文理之用。用一生来守住一个真谛：立国，自由民主；立人，忠孝仁义。

凡 例

本书之宗旨，在确立严修新私学，故研究之范式，以个体为经，时代为纬，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“会通”中，来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。

本书之史观，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，来贯通近代史，故近代史之开篇，非老生常谈之鸦片战争，而是传教士东来和西学东渐，其结束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。

本书不是年谱，但采取了编年体的撰述方式，以年为经，以事为纬，故称系年。月份与日期，则根据叙事的需要来安排，没有严格的顺序要求。

本书注释，皆取书中注，于引用和叙述之旁，以小字注之。

史料来源主要为《严修日记》、《信草》及其自订《年谱》，凡书中引用史料，未注明出处者，即为此述种种。因引用太多，若一一注明，则满篇皆是，故略之。

序 言

严修，字范孙，何许人也？

周恩来曰：旧社会的一个好人。

张季鸾曰：旧时代的一个完人。

何以皆以“旧”来论先生？二人离先生未远，有隔代之感，故以新旧论之。以新旧论，论故人可，论历史人物则不可。

百年之后，如何论先生？先生早已“盖棺”，“论定”谈何容易！入土易，入史难，何以先生难入史家法眼？

先生之“命”在新私学，先生之志在改良中国。曾几何时，“革命”二字统治史学，改良主义“胡适之”？曾几何时，举国“斗私”，新私学遂被压在了箱底。“而今识尽愁滋味”，再来论新旧，真是“欲说还休”！

先生之于今日，其人已旧，而其命维新。何以言之？

改良主义和新私学呼之欲出也。何谓“新私学”？以时代言之，乃近代私学，非古代私学；以取向言之，乃西化之私学，非传统之私学；以形式言之，乃学校之私学，非塾、院之私学。

传统私学，以孔孟为体，帝王为用，其学不离科举之轨；而先生之新私学，以科学为体，经济为用，其学趋于教育与实业。故先生之新私学，始于开经济特科，成于立南开大学，终于设崇化学会，由用及体，而本于科学，通于经史。

先生之新私学有二：一学校也，二学术也。其学校，由区区一私塾，渐进而成南开大学；其学术亦有“三通”，通中西之学，通古今之

变，通文理之用。先生之学，私学也；先生之行，独行也。

遥想当年，于西南一隅，奏开经济特科，启变法之原点，开士林之新运，置恩师绝交于不顾，而独行其真理矣；袁氏开缺，人莫敢言，先生独抗疏，何也？为国惜才，置生死于度外矣。

袁氏复出，欲以共和得天下，先生以一介布衣，促成南北和谈，参与缔造共和；共和方兴，先生独言袁氏任总统将误己误国；袁氏复辟，先生捍卫共和，独自与袁氏绝交于北海，并劝梁启超戒赌，励其再造共和。

袁氏任直隶总督时，自言其一生之事业，曰练兵，曰兴学。练兵，袁氏自任之；兴学，以先生任之。先生督学直隶，直隶遂执新学之牛耳；先生执掌学部，学部遂成宪政之楷模。

先生之学政如斯，先生之学术如何？先生之学术曰：君主立宪。所谓“君主”，乃孔孟之道；所谓“立宪”，乃自由民主。先生言，孔孟之道与自由民主，并行不悖；先生行，则执两用中也。

其时以兴学名世者，有先生筚路蓝缕创制于前，蔡元培继往开来定方针于后。蔡氏一生事业在北大，先生一生事业在南开。北大，官学也；南开，私学也。“五四”以后，民国政府两次欲以先生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，均为先生拒绝。蔡氏之于北大，如先生之于南开，已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蔡氏终于挂冠而去，不与腐败政府同流合污；先生终于不入北大，不入官场与官学。

世人皆以“兼容并包”论蔡氏，孰知先生更有甚也？

“五四”以后，恩来出狱，失学失业，先生慷慨解囊，赞助留学。人曰：恩来留学，赤化也。先生淡然，曰：士各有志。

蔡氏南下后，参与北伐和清党，其学终未脱党性与主义的藩篱。其时，能于政治文化中确立文化个体性者，能与党性绝缘而守住自性者，舍先生其谁也？！

今非昔比，先生之新私学也，垂垂已百年矣！其校仍在，其学则非也。然而就先生而言，“私”之不存，学将安附焉？

1860年先生出世，一百年后有继起者，曰：新私学当复兴焉。

天何言哉？我不敢言而不能不言！

目 录

题 记

凡 例

序 言

一、国事与家事

1

1. 清兵南下 严家北上/1
2. 清朝式微 严家初兴/2
3. 学术新运 津沽儒商/3
4. 龙战于野 严修出生/4
 - (1)“抚夷”与“剿夷”/5
 - (2)“师夷”与“制夷”/7
 - (3)科举与国运/8
 - (4)“师夷”与革命/9
 - (5)晚清外交与长芦盐商/11

二、西学与中学

13

1. 时务与蒙学/13
 - (1)租界与洋务/13

- (2)天王悲剧：从思想到阴谋/16
 - (3)“文正”：儒学重建与西学引进/17
 - (4)严修入塾与清廷借债/17
 - (5)“同文”风波与共和先机/19
 - (6)一部近代史，从何说起？/20
 - (7)“文正”劝学与孔耶“同心”/21
 - (8)天津教案：官绅与传教士/22
2. 入仕与入时/24
- (1)湖湘人文精神/24
 - (2)“同治”时代终结/25
 - (3)应试教育和启蒙运动/26
 - (4)文化进化与学术新路/28
 - (5)曾、李比较与北洋实业/29
 - (6)严修中举与“张门”同学/31
3. 读书与交游/33
- (1)通史致用与格物致知/33
 - (2)书生误国：谈兵与用兵/34
 - (3)学术渊源：“为续东莱博议篇”/36
 - (4)自律与国律——“公”、“平”/38
 - (5)中兴气象：修园、藏书与筑路/39
 - (6)天地之刑：汪氏“人口论”/41
 - (7)政治文化：修园、建庙、救灾/43
 - (8)帝国小聪明与“大炮上晒裤子”/45
 - (9)严修“三课”及其文化追求/46
 - (10)“盛世”危机：根源与导火索/48

三、学术与政治

50

1. 使黔纪事本末/50
- (1)严修西南行/50
 - (2)贵州兴学记/54

(3) 严修上书：请开经济特科 / 65	
2. 新政之旅：从江湖到庙堂 / 70	
(1) 江湖忧思 / 70	
(2) 上海见闻 / 73	
(3) 皇帝新政 / 75	
(4) 政失求诸野 / 81	
四、从旧私塾到新私学	84
1. 从己亥立储到庚子新政 / 84	
2. 东游漫记：教育考察与文化比较 / 94	
(1) 诗心、海魂及国计民生之片断 / 95	
(2) 儒学、教育及军国主义的崛起 / 101	
(3) 思想家、新私学与教育产业化 / 107	
3. 新私学的实验与商人自救 / 110	
(1) 上海逗留：西餐与学潮 / 110	
(2) 津门兴学：严氏小舍与女塾 / 111	
(3) 从蒙养院到经济特科 / 113	
(4) 绅商一体与商人自救 / 115	
4. 二次东游：对日本教育的再认识 / 118	
(1) 督办直隶学务 / 118	
(2) 工业：立国之本与教育之魂 / 119	
(3) 自然、法学、音乐及其他 / 122	
五、乱世兴学与末代宪政	127
1. 从兴学校到废科举 / 127	
(1) 私学、国粹、商会自治 / 127	
(2) 留学、劝学、废科举 / 130	
2. 末世新政：兴学与立宪 / 133	
(1) 主理学部：方针与体制 / 133	
(2) 天津自治与北洋实业 / 139	

- (3) 宪政二重奏：自治与学潮 / 142
- (4) 长天殒帝星，宪政之流光 / 150
- (5) 五十而知天命 / 157

六、天命在野之一：改良与革命

166

- 1. 自治运动与橡胶风潮 / 166
 - (1) 中原、江南、冀辽万里行纪略 / 166
 - (2) “野人”求“缺”与南开学潮 / 171
 - (3) 上海金融风暴与天津商会自治 / 175
- 2. 从天津学潮到武昌起义 / 178
 - (1) 末世速写：从镇压学潮到打击盐商 / 178
 - (2) 严氏产业调整与南开教育复兴 / 180
 - (3) 立宪墓志铭与共和通行证 / 182
 - 1) 立宪墓志铭：皇族内阁
 - 2) 共和通行证：武昌起义
 - 3) 袁氏组阁及其共和策略
 - 4) 严修辞职及论袁氏不可为总统
- 3. 南北议和——缔造共和国 / 189
 - (1) 呜呼共和：智者的忧思 / 189
 - 1) 淮州兵变与北京避祸
 - 2) 袁氏政治文化：枪杆子与辩证法
 - (2) 早产的民国与幼稚的共和 / 192
 - 1) 北京兵变与民国早产
 - 2) 民国一布衣，共和两先生
 - 3) 共和新政治与南开新戏剧

七、天命在野之二：帝制与共和

199

- 1. 欧游札记——走向共和之路 / 199
 - (1) 民生主义的政治算术：修史与修路 / 199
 - (2) 民国之悼：国殇与家殇 / 200

(3) 欧游之缘起：塾师乎？太傅乎/202?	
(4) 欧游之一：两个君主国的比较/203	
(5) 欧游之二：国际博览会与英国之政教/205	
(6) 欧游之三：法国文物与瑞士风光/207	
(7) 欧游之四：和平大会与市政问题/208	
(8) 欧游之五：政之患在市政，国之患在游民/211	
(9) 欧游之六：斯人不出，奈袁氏何/213	
(10) 欧游之七：“袁记约法”与归国之旅/218	
2. 国殇：袁氏“搞共和”/221	
(1)《大总统选举法》——王权借尸还魂/221	
(2)严修明志：千金买山和万里云游/224	
(3)《二十一条》：日腾之下的国运/227	
(4)断袍绝交：严修护国失败/230	
3. 共和涅槃之一：家与国的轮回/237	
(1)西南共和之剑/237	
(2)袁氏之死与严修善后/239	
(3)从塞外到江南：严修伤感之旅/242	
(4)黎、段府院之争与严修社会改良/244	
4. 共和涅槃之二：新文化运动/246	
(1)北大精神与南开实学/246	
(2)共和之鹿，鹿死谁手？/247	
1)天津“寓公”政治文化	
2)江上风雨和心中风雨	
3)国体“剪辫”与文化“剪辫”	
(3)洪水与政治中的一个预言/254	
八、教育产业化与政治化	258
1. 严修新私学的自由主义来源/258	
(1)立共和之心与美国之行/258	
1)赴美路线：北京—朝鲜—日本—加拿大—美国	

6 中国私学百年祭

2) 美式自由教育法：“自动”与“自治”

3) 战争、瘟疫、国民性

4) 诗谶与文学预言

2. 南开大学与五四运动 / 272

(1) 实用主义滥觞与南开大学兴起 / 272

(2) “耳顺”——革命莅临中国 / 274

1) 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

2) “耳顺”之年的亡国之音

3) 募捐之旅：从中原到江南

4) 蔡元培辞职南下与西湖学潮兴起

(3) 南开大学——“立人”与“立国” / 282

1) 盗泉、粪水之喻与问题、主义之辨

2) 文以治国，理以强国，商以富国

3) 敬告南开：以真理“立人”

4) “立人”之一例：周恩来留学

5) 严修养病与李纯自杀

6) 社会主义论战与五四运动赢家

(4) “通人”视野中的文化与政治 / 291

1) 周恩来来信：谈勤工俭学

2) 南开大学奠基：实学与实业

3) “求通”之学术及其文化视野

4) 严修“担保”：劝总统“表示”

九、严修新私学与文化个体性

302

1. 战争·国学·南开园 / 302

(1) 直奉战争与“好人政府” / 302

(2) 新文化反刍与国学复兴 / 305

(3) 南开学园及其“剥皮主义” / 308

2. 从整理国故到阶级斗争 / 311

(1) 国故“三明治”与孔子真面目 / 311

(2)科玄论战与严修实事求是“是”/312	
(3)学人、政客、阶级斗争/316	
3.“中国文艺复兴”与民族主义觉醒/319	
(1)“中国文艺复兴”:国粹与革命/319	
(2)严修论战:“佳兵总不祥”/322	
(3)中国教育精神的独立:“崇化”与“土货化”/324	
4. 病夫之忧——民国招牌下的党和军/327	
(1)病夫之忧一:民与国有病,谁治? /327	
(2)病夫之忧二:家与国有难,谁管? /330	
5. 捉乱世——“严修记曰”/333	
(1)乱世绘之一:“枪”与“抢”/333	
(2)乱世绘之二:治病与治学/335	
(3)乱世绘之三:“不知何处过明年”/338	
6. 严修新私学:南开与崇化学会/340	
(1)乱世绘之四:南开柳暗花明/340	
(2)崇化学会:从科学启蒙到文化自觉/342	
(3)“党治”主义与文化个体性/345	
7.“其命维新”:中国公民和南开校父/348	
(1)鸡鸣残梦:王国维之死一解/348	
(2)“崇化”之乐与“土货化”之乐/349	
(3)“党化”和“自由化”:蔡元培两难/351	
(4)北伐之一:金融战与主义战/353	
(5)北伐之二:“北平”与“东北易帜”/355	
(6)北伐之三:财阀北伐与“五纲总案”/357	
(7)中国公民:从善如流与视死如归/359	
参考书目	363
后 记	367

一、国事与家事

1. 清兵南下 严家北上

1644年，清兵入关。

1645年，清兵屠扬州、嘉定，江南一片刀光剑影。

是年，浙江山阴绍兴学者刘宗周黄宗羲曾从其学，所著辑为《刘子全书》绝食殉明。次年，福建漳浦学者黄道周学术上主张调和朱陆，著有《黄石斋先生集》殉节。

1647年，清廷兴大狱，杀江南名士陈子龙组织“几社”，起兵抗清，编有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著有《陈忠裕公全集》和夏完淳14岁即从父夏允彝、师陈子龙起义，夏不仅为少年天才诗人，亦为少年民族英雄。

1652年，清廷令各地“不许别创书院”，然而宣武门内新教堂落成，清世祖先后赐“钦崇天道”、“通玄佳境”匾额及御制《天主堂碑记》。次年，又赐传教士汤若望“通玄教师”封号。

1656年，罗马教廷颁令，允许在华教徒行祭孔祀祖礼仪。

1657年，清廷改孔子祀号为“至圣先师”。

清世祖顺治在位十八年。期间，严家七世祖严应麒因经商由浙江徙天津明成祖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，曾于此挥戈南下，一举夺得皇位，此后，新皇帝便设立了天津卫所，以其作为守护皇城龙脉，贯通南北经济的活眼。后世遂为天津籍，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，地名四棵树，宅

后临倭瓜园。严氏凡十一代、约三百年均居于此此前，严家先世为浙江慈溪东乡人。据说其远祖为东汉严光，故严修撰其门联云：“临巷四棵树，家江七理滩严光垂钓处”，横匾为“故园瓜好”。后来严氏保姆讲习所及蒙养园、严氏女学初高两部、严氏女子中学、敬业中学堂及崇化学会均创设于此。

2. 清朝式微 严家初兴

1799年，阮元主持《畴人传》初编成书。

清代学者重天文与数学，并非科学精神的觉醒，而是观天象以知天命，数学则是算天命的工具。学者算命知命，就帝王学而言，乃乱世之前兆。

1801年，清政府禁止演唱“鄙俚”歌谣即民间流行歌曲。儒家乐论认为，流行歌曲也关乎王朝气运，如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之类。次年清政府禁毁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，已刊播者，令自行销毁，不得仍留原版。先禁流行歌曲，又禁流行小说，王朝气数，已可想而知。

1804年，钱大昕卒1728年生，字晓征，号竹江，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市）人。先生博极群书，不专治一经，而无经不通；不专攻一艺，而无艺不习。凡经史文艺、音韵训诂、典章制度、官职氏族、地理金石、辽金国语，以及中西历算之法，莫不洞悉而明辨。其论宣城梅氏梅文鼎与婺源江氏江永历算之优劣云：“江氏之法，大率主欧罗巴之说而引申之，其意颇不满于宣城，而吾益以见宣城学之高。盖宣城能用西学，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。”其学已得西学精髓。

1805年，纪昀卒1724年生，字晓岚，直隶献县（今属河北省）人。生前主持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主编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所著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风行文坛。

钱大昕、纪晓岚先后辞世，乾嘉学派已露式微之象。

在对外方面，清政府开始闭关排外，严禁在京传教士私印书籍并传教。下令拆毁教会匾额，禁旗人出入教堂，关闭女子学堂，将在京刻书传教的西方人德天赐解往热河今承德市圈禁。夷教受难，为中西文化冲突之始；王权主义拒绝了“上帝的使者”——传教士，西

方文明又派来“魔鬼的使者”——鸦片烟。

是年八月，严修祖父出生，名家瑞，字宇香，谱名道亨。

据严修《本生先祖父宇香公事略》云：“祖父自少佐人治盐，以义声闻于安平、祁州、博野、肃宁等县。晚而自治盐产，行盐于顺天之三河县。”“祖父天性慷慨，有任侠之风，急人之难，奋不顾身，虽处贫困，赒恤亲族无吝色。”

某年冬夜，严父之友张问青拜谒祖父，祖父语之曰：“若有所需耶？”张嗫嚅不肯语，“祖父则起入内良久，裘而入，缊而出，手持十缗钱券以授张丈，盖裘已付质库矣”。

3. 学术新运 津沽儒商

1810 年，蔡上翔卒 1717 年生，字元凤，江西金溪人。

蔡著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，书成于 1805 年，时年八十有八。其序云：“世人积毁荆公，几同于詈骂，不啻千万人矣。”故为是书以翻案。蔡公实为得变法风气之先者。

可清政府不知“变”，只管“禁”。先是禁传教，将法国传教士南弥德等以“学艺未熟”为名遣送回国，并申令各省查禁西洋人，禁止人民习天主教。这是轻的，在湖南等地，对传教士的迫害变本加厉，如湖南巡抚巴哈布逮捕西洋传教士兰月旺，以“夷人潜入内地，远历数省收徒传教，煽惑多人”为辞处以绞决。

尽管如此，传教工作依然卓有成效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，译《旧约全书》成中文付梓，并完成《汉语语法》；又收割工蔡、高二人为新教教徒，编译出版《华英字典》第一卷，取名《字典》，与助手米怜合译《新约全书》成中文，名曰《神天圣书》。

这些工作不事张扬，因而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关注。

1816 年，英国使臣阿美士德抵京，因礼仪之争，未见仁宗而去。此时的嘉庆皇帝，既无乃父“十全武功”，又被“邪教”折腾得要命，对于英使“不遵仪注”，竟勃然大怒，命英王以后不必遣使，更遑论扩大贸易了。较之乃父接见马嘎尔尼，未免小气，有失天下观的仪范，虽承盛世遗韵，而衰象昭然。